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十八
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張　墳

謄録監生臣牟　焜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八

文王世子第八之一

正義陸氏德明曰文王周文王昌也以其善為世子之禮故著謚號標篇言可法也　孔氏穎達曰鄭目録云以記文王為世子時之法於別録屬世子法内凡五節第一節論文王為世子之禮下之事上之法自凡學世子以下為第二節論在上敎下釋奠養老

及三王教世子事自庶子之正於公族以下為第三節明庶子正理公族燕飲及刑罰之事自天子視學以下為第四節論天子視學養老并諸侯養老於國之事末一節更明古者尋常世子之法　方氏慤曰王制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故諸侯以上之適子然後名世子此篇主於世子之事而文王之為世子可為後世法故冠之於首且以名篇　王氏炎曰首言文王為世子之事故以武王成王為世子事

繼之成王幼周公輔導有道故以教世子之法繼之

世子當貴親當敬老故以待宗族養老繼之而終以

世子之記見文王之事王季皆所當法也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

門外問内竪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竪曰安文王

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

節則内竪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

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

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朝音潮衣去聲豎音樹莫古暮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皆曰朝以其禮同也内豎小臣之屬掌外朝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史直日者文王乃喜孝子恒兢兢也又復也莫夕也節謂居處故事履蹈地也復膳飲食安也復初憂解也在察也問所膳問所食者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為其失飪臭味惡也退反其寢也　孔氏穎達曰朝曰朝莫曰夕朝禮具夕禮簡世子恒日二朝今文王增一時又

皆稱朝並是聖人法也食上謂獻饌食下謂食畢徹饌而下命後進食皆須新好若再進必熟爛過節而氣與味皆惡矣　方氏慤曰内則言雞鳴盥漱昧爽而朝此雞鳴而至寢門外是盥漱猶未雞鳴而朝猶未昧爽又有日中之朝焉無時不忘乎親也乃喜親喜而已亦喜也色憂親憂而已亦憂也夫人之安否尤見於飲食之際故其復常也必以膳爲言寒煖之節若食齊視春時飲齊視冬時問所膳欲知親之好

羞也　劉氏彛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則五十以前猶為世子自成童至知命克盡其性以事親故其以篤誠為本者他聖所同以備物為實者雖舜有弗逮也夜不遑寐故雞鳴而至以其達旦懷憂故知其安而喜形於色有不安節則心有所懼而色形其憂急侍其親并屨不能正蓋聖人盡其性以事其親無所入而不為極也　徐氏師曾曰聖人之行過人而得中也復初以上問安之禮食上以下視膳之禮

通論莊氏夏曰父子之間舜處其不幸文王處其幸
要文王之心曰以兢兢者與舜之夔夔齊栗昜以異
以乃喜而知其心之憂也憂如此而謂之無憂乎曰
文之憂惟憂其不安節耳舜則無時不憂也故觀舜
之憂而後知文王之無憂而後知舜之大孝舜與文
王易地則皆然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
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

問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帥率通說

讀脫養去聲飯音反有二之有讀又開去聲女讀汝九齡陸德明作九聆皇侃作九鈴

正義鄭氏康成曰帥循也庶幾程式之不說冠帶言常在側也一飯再飯欲知氣力箴藥所勝　猶瘳也問何夢開後容臥也帝天也撫猶有也年天氣也齒

人壽之數也君子曰終終其成功　孔氏穎達曰間
空隙也病重之時病恒在身至瘳乃有空隙　劉氏
彝曰聖人所行莫非盡其性也盡其性以事其親又
何加焉　莊氏夏曰天下之理惟極其至則不可以
復加文王之事親豈有一毫之不至哉武王而復求
加則非可傳也非可繼也故武王不敢有加
存疑鄭氏康成曰言君王受命之後也九齡九十年
之祥也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言與爾

三者明傳業於汝汝受而成之　孔氏穎達曰書傳文王受命一年質虞芮之訟二年伐鬼方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鄭注紂聞文王三伐勝畏惡之囚於羑里在四年末五年初猶未稱王六年伐崇則稱王故詩曰是類是禡行天子禮也受命謂受赤雀丹書之命西方九國或以為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徒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此云與汝三者示其傳

基業於武王欲使成其所傳之業此乃教戒之義

孫氏似曰大戴云文王十五生武王少文王十四歳

文王之崩武王已八十三矣明年即君位又明年服

畢觀兵孟津又二年克殷有天下年八十有七明年

有疾弗豫周公作金縢又五年王崩年九十三凡在

王位七年也　莊氏夏曰文王直以年齡告欲使武

王知我之享年如此女之享年又如此天命未寢以

是釋武王之憂也非武王愛親之切不足以名上帝

之夢非文王與天為一不足以知上帝之誠　徐氏師曾曰不說冠帶視不滿容一飯再飯視不能飽

辨正胡氏銓曰先儒謂伐崇行天子禮則文王與紂為二王矣安得云以服事殷乎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案蔡氏集注云受命謂受天子之命為諸侯也與受命稱王說不同厥享國五十年是五十乃受命受命以後五十年乃崩則百年也今云受命七年而崩已自謬矣又云受命稱王妄可知也人之老折天定其數今曰吾與爾三是不知命非

文王之言也　陳氏澔曰數之脩短稟氣於有生之初文王雖愛其子豈能減已之年而益之哉好事者為之辭而不究其理讀記者信其說而莫之敢議也

案注家謂文王年十五生武王而武王尚有兄伯邑考文王生子不太早與武王九十三乃終而成王尚幼不能涖阼武王生子不太晚與且文王十五生武王文王薨年武王已八十三又十三年大會孟津伐紂則九十六又七年崩則百有三歲矣竹書紀年作

武王年八十四而金履祥引入通鑑則以為五十四孔氏所云征伐諸國之年攷之他書多不合也至於帝與九而文王曰吾與爾三幷附會亦有難通者此直傳聞之誤削而不論可矣至於鄭氏勤憂損壽之說尤不可訓無逸之篇明言生則逸惟耽樂是從此之不克壽矣可反以憂勤為戒乎若夫聖人之脩德永年與子臣之求代其君父則至誠之道原有與天地相通者正不得以荒幻之說雜之也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相去聲治令皆平聲長上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踐履也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抗猶舉也謂舉以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以成王之過撻伯禽則足以感喻焉　孔氏穎達曰舉世子之法於伯禽欲令成王觀而法之使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若成王法效伯禽不能備具而

有過失則笞撻伯禽責其不能以禮教成王也　方氏慤曰於伯禽言法於成王言道法下之所守道上之所揆　馬氏晞孟曰成王幼不能行人君之事則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禮之常也成王雖有君道不能涖阼則猶未離乎世子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成王知世子之道禮之權也　劉氏彝曰伯禽行世子事父之禮於周公以觀化成王其撻伯禽用以為成王之愧恥也

通論許氏曰世子之道於職則子於位則臣於齒則幼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既即天子位為人君而為子為臣為幼之道皆未聞周公以輔相之職處師保之位可無術以處此乎是以抗世子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以相觀而善非特伯禽一時若燮父吕伋王孫牟皆子弟之賢也故俱得以入衛於王周官師氏掌以媺詔王保氏掌諫王惡皆以教國子為

職莫嚴於師保莫親於國子嚴則有所憚而親則易以褻使朝夕與王居者皆伯禽若也則王誰與為不善而師保之職亦不勞而舉矣大臣格君心之非其周公之謂乎

存疑鄭氏康成曰涖視也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

方氏慤曰涖言以位臨之踐言以足履之成王主也故於阼曰涖周公相之而已故於阼曰踐此輕重之別也

案踐阼者謂成王不能涖阼周公相王踐之也孟子踐天子位以為天子言與涖字何別

方氏强為之說

文王之為世子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題上事

存異孔氏穎達曰武王成王之為世子皆法文王故以文王之為世子結之　陳氏澔曰見伯禽所行乃文王為諸侯世子之禮非王世子之禮

案古文每篇之末必有篇題鄭氏所注是也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

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學並音斆學禮之學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四時之教各有所宜干盾也戈句孑戟也干戈萬舞象武也用春夏動作之時學之孔疏盾捍也干盾所以捍難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以其用干故知象武若其大武則以干配戚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也若其小舞則周禮樂師教小舞干舞是也春時萬物孚甲象干夏氣壯盛枝葉似戟春夏陽氣發動故云用動作之時

羽籥籥舞象文也用秋冬安靜之時學之孔疏羽翟羽秋則體成文章也籥笛也籥聲出於中冬則萬物藏於中也公羊傳籥者何籥舞也以其不用兵器故象文秋冬凝寒故云安靜之時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小樂正四人皆樂官之屬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孔疏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歙籥樂師教小舞則六舞皆教故知通職秋冬時亦教羽籥也小樂正樂師也孔疏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故知小樂正即樂師此經雜有諸侯禮盖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孔疏引以證樂師有教舞之事小舞年幼小時教以舞即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也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

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孔疏引以證大胥有教樂之事

諸子學士也春時入學釋蘋藻之菜以禮先聖先師合六舞節奏秋時頒布學者才藝和合音聲使應曲折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孔疏籥師有教樂之事周禮惟有籥師此言丞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

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詩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孔疏胥謂大胥

誦謂歌樂也孔疏口誦歌樂之篇不以琴瑟

弦謂以絲播詩孔疏以琴瑟播樂章之音節

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孔疏春夏是陽陽主輕清故學聲秋冬是陰陰主體質故學事因四時所宜順動靜之氣於學功業易成也

周立三代

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也孔疏立虞之學在國兼在西郊夏殷之學亦在國鄭注儀禮又云立四代之學於國者合周而言也虞書有典有謨故就其學教之夏后氏上承舜禪是文下有湯伐是武在二者之間湯放桀武王伐紂殷周革命事類相似也先師以為三代學皆立大學小學令案下養老於東序是周之大學又王制云養老於虞庠是周之小學 孔氏穎達曰此以下為第二節盧植以為春教干夏教戈秋教羽冬教籥但干與戈羽與籥舞時相對之物皇氏謂秋冬羽籥同教春夏

干戈同教義或然也此皆據年二十升大學者言之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春誦夏弦在殷之瞽宗也

張氏曰南二南也以鼓節之曰鼓南　陸氏佃曰周官羽舞無籥象文德之小者以為儀干舞無戚象武事之小者以為扞而已文舞小曰羽舞大則謂之籥武舞小曰干舞大則謂之萬鄭氏孫毓皆謂萬舞惟干無羽籥舞惟羽無干是不知文必有武備武必有文輔之意也干戚一舞故以一官教之干戈兩舞故

各以其官教之干戚大舞故教以大樂正干舞小故
教以小樂正戈舞尤小故以籥師教焉周官有干舞
又有兵舞兵舞即戈舞也五兵一曰戈故以名之觀
司干授干而小樂正教之司戈授戈而籥師教之則
干舞戈舞為二可知而先儒謂小舞以干配戈謬也
劉氏敞曰周人立四代之學直謂一處並建四學
耳周曰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北為有虞氏之學其
東為夏后氏之學其西為商人之學當學干戈羽籥

者就東序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虞庠其辟雍惟天子養老出師成謀與受俘大射就焉當天子至於辟雍則三學之人環水而觀矣案辟雍之制與明堂同尚有南一區為周之東膠故又曰五學又以虞之庠建之於鄉故鄉有庠案學記言黨有庠此或據鄉飲酒義迎賓庠門之外也以夏之序建之於州故州有序以商之校建之於黨故黨有校案左傳鄭人游於鄉校當云黨有庠鄉有校皆為小學以教童子而已擇小學之秀者案由家塾出移之庠庠之秀者升之序序之秀者升之校校之

秀者升之大學大學在郊案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至命鄉論秀士則升之司徒矣蓋由郊學升乃入國學而大樂正教之以周包四代之學故記禮者紛紛所指之體偏也案先儒論學惟此為備特遺東膠耳陸氏佃謂辟雍周學在中成均黃帝學在南上庠虞學在北東序夏學在東瞽宗殷學在西以南不可缺故以成均補之不知王制明言周人養國老於東膠與虞庠對則與虞庠對者必東膠而董子言成均五帝太學則成均必居中即辟雍也胡氏銓曰三代皆立大學小學則周別有大學小學矣非虞庠東序案此以駁孔氏東序周大學虞庠周小學之說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及家有塾小學也辟雍大學也然對小學言則東序虞庠已大對辟

雍言則猶小如治朝可言内亦言外也

劉氏彞曰春誦教國子以樂語興道諷誦言語者也夏弦教國子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合樂而以弦為首也春者陽氣宣吐以生萬物故宜誦以宣其中和之聲夏者陽氣盛大以壯萬物故宜弦以極其純粹之致皆太師之職以教國子者也　方氏慤曰誦者人也人事始於東弦者絲也絲音屬於南禮者體也體之文成於西書者事也事之質辨於北此四時所以别也　馬氏晞孟曰士

者德之已成然後入大學而世子者不必其德之成

此貴賤之別也胥鼓南以上大學之法春誦以下小

學之法禮由陰作而秋屬物之所斂亦陰書以道事

而冬屬物之所藏亦事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與王制春秋教禮樂冬夏教詩書皆在大學教詩書

禮樂未嘗不教干戈羽籥互見耳　徐氏師曾曰干

戈兩舞也故各以其官之教者焉皆大師詔之因陽

用事教以聲也秋冬不特教羽籥也又學禮讀書因

陰用事敎以事也樂於瞽宗樂之祖也禮亦在焉禮樂一道也書在上庠書始唐虞也

通論劉氏彝曰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敎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而舉三者之教各有其時則所習之業與陰陽合德内足以正國子之性情外足以養國子之形氣藝順於天性而與

時偕行則罔有志於學而弗成就者矣夫六代聖王神其德行以成變化以參天地以和神人樂與舞存焉耳國子由其舞以志厥功由其聲以想厥德然後中和生於誠明而志氣超於聖智故孝友形於中而舞蹈應於外遜於五品無所入而不自得矣　陳氏祥道曰王制教造士則其才嚮於有成其教之也易故先其難者而以詩書後禮樂文王世子教貴驕之世子則其性誘於外物其教之也難故先其易者而

以干戈羽籥先禮樂詩書　又曰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弦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言學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而終於皋舞孟子言仁義知禮之實而終於樂之手之舞之也　又曰詔樂於瞽宗而又言禮在瞽宗言樂而禮在其中矣故周官禮樂同掌之春官而禮記禮樂同詔之瞽宗葉氏夢得曰以聲對舞舞動而聲靜故春夏學干

戈秋冬學羽籥以聲對事又聲動而事靜故春夏教詩樂秋冬教禮書經能達其所有不能予其所無故干戈以動其容羽籥以和其心周旋進退而自得其性命之理此所以散在四時之間以先乎四教者也然則干戈羽籥小學之教所以成始獨主乎樂詩書禮樂大學之教所以成終備習乎經惟其習經也故樂嫌於舞之無聲則言弦禮以道行則言學書以道政則言讀弦在東序東膠順陽也禮在瞽宗書在上

庠順陰也虞殷主陰夏周主陽周兼四代東立序干戈羽籥皆敎於此而周之東膠與竝立焉西立庠書敎於此而殷之瞽宗與竝立焉庠序瞽宗皆其學名而詺不同位所以順地春夏秋冬皆其時序而教不同術所以順天

存疑孔氏穎達曰武舞大者以干配戚小者以干配戈　陸氏佃曰武舞干之上覆以羽文舞羽之下戴以干實一而已

存異鄭氏康成曰南南夷之樂也旄人教夷樂則胥以鼓節之（孔疏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南一名任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則擊鼓以節南樂故曰胥鼓南周禮旄人教夷樂以籥舞之進旅退旅不有僭差衆南樂則四夷之樂皆教之）

辨正陳氏祥道曰南所謂象箾南籥非鄭康成所謂南夷之樂也周禮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旄人教舞夷樂則夷樂固鞮鞻氏所掌旄人所教非大胥小胥之職也　陳氏曰南亦雅樂名猶樂章之有九夏蓋南

與夏皆屬文明之方先王之樂以中聲為節則温和而明達故曰夏曰南若如鄭說以南為夷樂安得不僭哉近世沈括鄭樵說周南召南亦云南是樂名其說頗近　程氏迥曰詩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左傳象箾南籥杜預釋左云南籥當為文樂劉炫釋詩云當如周南未敢正指為二南也夫周備六代之樂韶夏濩武竝列何獨取夷樂以配文王之象舞且四夷獨取其一與箾之舞象籥之奏南明是文王之詩矣

案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朱子為確干舞戈舞為二陸氏為確但陸氏干上覆羽羽下戴干之說反混文武二舞為一恐未然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正義鄭氏康成曰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小樂正學以三者之威儀也孔疏一祭二養老乞言三合語之禮孔氏穎達曰此至論說在

東序論教世子及學士之事兼明所教之官所教之地及司成考課之法也合語謂合會義理而語說也鄉射四者固有合語其實祭末及養老亦皆合語也

陳氏祥道曰下經云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及既歌而語以成之此凡祭豈釋奠與養老豈老更羣老與合語豈德音之致與　方氏慤曰於東序則以先老之所在而教有所本故也後儐於東序適東序與此同意

通論劉氏彝曰祭謂祀天神祭地祇饗宗廟之禮凡九獻自始至終其儀百出禮意深遠苟不素習其儀講其義則違誤必多非所以致敬也養老有國之大教以教天下之為人子為人弟既憲其德又乞其言合語謂鄉飲鄉射大射燕射祭饗燕賓自鄉黨上至朝廷莫不行之有貴賤之禮以明君臣有尊卑之禮以明父子有長幼之禮以明兄弟有陰陽之禮以明夫婦有賓主之禮以明朋友聖人所以育萬物賛天

地永國命於無疆者莫不以人倫為本行此數者齊莊嚴肅而於旅酬之時歡樂之情通而語言之義合此君臣所以和同誠意所以浹洽也

案本篇前後文義則此祭指釋奠於先聖先師及先老也乞言合語皆養老事陳氏得之餘說作推論則可耳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學音放

正義鄭氏康成曰戚斧也語說合語之說也　葉氏夢得曰三者小樂正詔其威儀而至於度數則大樂正授之干戚則有俯仰之數合語則有進退之數乞言則有升降之數　陳氏祥道曰數則可陳義為難知豈淺識之士所能與哉　王氏炎曰大樂正授數所謂樂正司業也大司成所謂父師司成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以成世子之德者也鄭氏以為司徒之屬師氏誤矣論說即所授之數為

講論而詳說之習其事不明其義誦其言不明其指與不學無異大司成所以必為之論說也　馬氏睎孟曰數與儀淺而易見故小樂正詔以三者之儀大樂正授以三者之數皆於先義則深而難知故司成論說在後欲學者由淺而至於深也　吳氏澄曰言大樂正授數又言大司成論說者蓋授數猶未離乎業論說始可言成也　徐氏師曾曰上言祭此不言祭樂舞原為祭設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數篇數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孔疏以其掌敎故知為司徒之屬以後言父師司成書傳大夫為父師師氏中大夫故知為師氏師氏掌以媺詔王敎國子以三德三行孔疏周禮一至德以為道本二敏德以為行本三孝德以知逆惡一孝行以親父母二友行以尊賢良三順行以事師長及國中失之事也孔疏中謂中禮失謂失禮

孔氏穎達曰前小樂正既敎以三者之威儀令大樂正又敎以三者之義理

案禮有儀有數有義儀者進退登降之儀數則其高

下疾徐之節小樂正既詔告其威儀大樂正又授之以節度於業習矣然此當然之則皆有所以然之故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可乎故又必加之以論說也鄭以數為篇數以論說為考課其才能之優劣似皆未當孔以授數為教義理則與論說無異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間如字或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間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

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終則負牆却就後席相辟也孔疏辟後來問者列事未盡而問錯尊者之語不敬也孔疏必待尊者言終如有不曉然後更問孔氏穎達曰此論國子侍坐於大司成之儀方氏慤曰可以問以其聲足以相聞又不至於太逼也陸氏佃曰負牆致踈敬也董氏應暘曰此尋常侍坐時故曰凡非專論說時也終則負牆便人之問列事未盡不問默而識之靜以審之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孔疏周禮大司樂文此謂先師之類若漢禮有高堂生孔疏漢儒林傳高堂生魯人漢興為博士傳禮十七篇樂有制氏孔疏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不能言其義詩有毛公孔疏毛公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書有伏生孔疏伏生濟南人秦時博士漢孝文時以書教於齊魯之間億可以為之也孔疏億發語聲言此等人後世亦可以為先師也王氏曰古所謂先師今不知其人鄭氏以漢人為比爾不言

夏夏從春可知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孔疏奠置於地無飲食酬酢之事不迎尸者以主於行禮非報功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四時在學釋奠之事教書之官冬時於虞庠釋奠於先代明書之師教禮之官秋時於瞽宗釋奠於先代明禮之師春誦夏弦則大師釋奠教干戈則小樂正籥師釋奠　皇氏侃曰其教雖各有時其釋奠則四時各有其學而行之

案教者自致其尊師重道之意亦使學者知師嚴道

尊也

餘論魏氏了翁曰古者民以君為師仁鄙壽夭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君以師保萬民者也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則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来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有師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前之為士者

斷不若是之隘也此亦可以觀世變矣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孔疏知非天子始立學者下廣言有國故據諸侯也先聖周公若孔子　孔氏穎達曰始立學重故及先聖四時常奠輕惟及先師若天子視學必及先聖也始立學用幣四時常奠不用幣　陳氏祥道曰德之小者親而不尊故其祭數故四時釋奠止於先師德之大者尊而不親故始立學

乃祭先聖宗廟郊社之疏數亦然　方氏慤曰可為師者不必聖聖則師可知　董氏應暘曰先聖是作者先師是述者必用幣加禮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若諸侯則立時王一代之學若賜則得立東序大功德如魯則得立三代之學　陳氏祥道曰學之釋奠春官及秋冬此常時也始立學天子視學出征反以訊馘告此非常時也釋奠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曾子問

凡告用牲幣及此皆用牲幣之證也釋奠必有合此合樂之證也聘禮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此有獻酬之證也然山川廟社必有牲幣學非始立不必有幣也學之釋奠有合樂山川廟社不必合樂也聘禮釋奠有三獻天子諸侯於山川廟社不止三獻此又其異也

存疑劉氏彝曰虞庠以舜為先聖夏學以禹為先聖殷學以湯為先聖東膠以文王為先聖各取當時左

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四時率國子舞而奠幣所以致誠而效法之也

案鄭於先師惟以漢人為比於先聖言周公若孔子於下有國故言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所謂先聖先師大約係能教之人未必是帝王且地異而時不同未必定其為先聖其為先師如劉氏說也記曰祀先賢於西學賢者師與聖之統名

其祀之總在西學又未必五學各有一先聖數先師
也唐初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後從房喬議改
孔子為先聖顏淵為先師至明嘉靖改孔子為至聖
先師而先聖先師合為一矣至三皇五帝唐玄宗嘗
立廟京師元成宗立三皇廟於府州縣嘉靖間於文
華殿奉皇師伏羲神農軒轅帝師堯舜王師禹湯文
武皆南向先聖周公先師孔子東西向則先聖先師
之號又分然而孔子之祀自國學以及天下州縣皆

行而聖師惟春秋開講親行釋奠禮用羮酒果脯束帛而已其輕重迥不侔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正義劉氏彝曰合謂合樂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此并合之以侑神故謂凶札師旅　陳氏祥道曰必有合合舞與聲有國故則否與國有大故去樂意同存異鄭氏康成曰國無先聖先師則釋奠者當與鄰國合孔疏非謂就他國祭之謂彼此二國共祭此先聖先師耳有國故若唐虞有

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孔疏是國故有此人不須與鄰國合

辨正朱子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為合樂從陳說國故當為喪紀凶札之類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是時天子則視學焉孔疏周禮合舞合聲無天子視學之文據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

通論葉氏夢得曰天子一入學而所教者三釋奠教其重道也合樂教其崇德也養老教以致孝也三代盛時貴游子弟皆能秉禮出封於外足以禦亂食采於内足以助治此道素行也　陳氏澔曰常事合樂不養老惟大合樂人君視學則行養老

存疑鄭氏康成曰遂養老用其明日也鄉飲鄉射禮明日乃息司正徵惟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孔疏先生謂致仕者君子謂鄉中有德行者皆是老人

辨正陳氏祥道曰後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皆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誤矣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語謂論説於郊學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德進事舉言揚也曲藝謂小技能也誓謹也皆使謹習其事又語後復論

說也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曲藝不必盡善也

進之於衆學者之中以其藝為次俟事官之缺者代

之不曰俊造而曰郊人以技藝故賤之也董仲舒曰

五帝名大學曰成均 孔氏穎達曰此明官爵於學

士已成者人能不同各隨才用德謂有道德者進之

宜先事謂解世事或吏治亦舉用之又次而能言語

堪使命則亦揚之揚亦舉也曲藝若醫卜之屬雖無

前三事而有曲藝又令謹習以待又試三事有一善

則亦進之然終不得與俊造爲一也

餘論黄氏乾行曰於此見先王立賢無方而不求備於人曲成不遺而又明著其等此人才所以盛也

案郊四郊之學所謂東膠東序瞽宗虞庠也語於郊王制所謂司徒論選士之秀也以德進事舉言揚將升諸司馬又用爲鄉遂之吏也曲藝執技以事上者待又語不與上語於郊同日也曲藝則賤矣不得與士齒而於德事言三者之中或有一節之可取則亦

於曲藝中進其等以鼔勵之不以藝成而下棄之也

成均謂俊士由司徒論定而升於國學者取爵於上

尊謂鄉以賔禮升之司徒者謂之郊人不稱士逺之

於俊選二士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成均則虞庠近是孔疏以無正文故云近是天

子飲酒于虞庠則郊人亦得酌于上尊以相旅孔疏凡飲

酒之禮尊者酌堂上之尊卑者酌堂下之尊故特牲

禮主人獻賔及衆賔長兄弟俱酌堂下之尊以相旅

此郊人雖賤於天子成均飲酒

亦得酌上尊以相旅以榮之　孔氏穎達曰待後

復論說若春侍秋時

辨正吳氏澄曰鄉學之秀士已升於司徒為選士者於天子視學飲酒之時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酬又升於太學為俊士者則謂之成均之士曲藝雖已進等然猶在郊學未得與國學者齒是遠之於成均并未及與升於司徒者得取爵於上尊也　郝氏敬曰成均俊士司馬所論者郊人乃執技以事上者出鄉不與士齒安得取爵於上尊

案成均為五帝太學在周即辟雍也鄭以為虞庠誤矣祭祀之上尊以尊神也故旅酬雖賓不得取上尊燕飲之上尊以尊賓也鄉當賓興之時則升於司徒者乃得用上尊豈有天子飲酒於成均而此郊人亦取上爵以相酬如鄭説者又此郊是四郊之鄉學先語之而舉其賢者才者而升之矣若醫卜射御有一可取則誓戒之期而考試春秋皆於辨論秀士後行之非春又待秋秋又待春如孔氏説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興鄭讀釁）

正義鄭氏康成曰興當為釁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孔疏）據雜記文知當讀釁禮樂之器成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又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有時將用也釋奠禮重釋菜禮輕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於虞庠則儐賓於東序若魯有米廪東序瞽

宗也孔疏諸侯惟立時王之學何得有東序故知有功德者得立三學如魯也東序在東虞庠在西相對既退儐於東序知釋菜在虞庠也　孔氏穎達曰天子命諸侯始立學又造禮樂之器既畢乃用幣告器成告後更釋菜告其將用也釋幣禮重作樂須舞故授舞者所執干戈之器今釋菜時既不舞則亦不授舞者之器矣釋菜禮畢乃禮賓於序之中其禮既殺惟行一獻無介無語於禮亦可也此釋菜及學記皮弁祭菜皆及先聖　徐氏師曾曰告器將用其事本輕故禮之行

於神者既簡則行於人者不得不簡也

通論熊氏安生曰釋奠有六始立學一也四時各一

則五王制師還則六釋菜有三春入學合舞一也此

興器二也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

則不釋菜也釋幣惟一此興器用幣是也用幣則無

菜用菜則無幣　皇氏侃曰用幣釋菜祇是一告

歐陽氏脩曰釋奠有樂無尸釋菜無樂　陳氏祥道

曰釋菜猶贄也婦見舅姑贄以棗栗腶脩若沒而廟

見則釋菜弟子見師贄以束脩若禮先師則釋菜而士喪禮君視斂釋菜入門占夢季冬舍萌於四方舍萌釋菜也鄭謂昏禮釋菜當用菫荁據内則子事父母為說也入學釋菜用芹藻據詩泮為說也　陳氏暘曰釋菜小以食為主釋奠大以飲為主

存疑陸氏佃曰始立學必制器言興非因舊之辭

黄氏震曰諸輕多言舍采采即幣也説者謂用幣禮重釋菜禮輕恐無一時輕重竝行與先行重禮方正

行輕禮之理陳氏以女贄為比男女異贄何為同以菜乎事師之禮至微猶以束脩為貧不能備禮也豈國家立學而不能備禮乎詩言蘋蘩蕰藻乃婦人助祭之末非君子祭禮之正此恐漢人沿誤以采為菜爾

案春合舞禮及呂覽本文作舍采然古人采與菜通用禮有舍菜不得謂誤也此節用幣或君親之或有司為之釋菜則學子之事初非一時竝用也考祭則

有尸有牲有幣有樂釋奠則無尸釋幣幷無牲釋菜幷無幣然脯醢之屬未嘗無也朱子釋菜儀籩用脯果豆用笋韭然則不言脯祭而曰釋菜者或取其新且潔與

敎世子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題上事

凡三王敎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内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

文

正義鄭氏康成曰中心中也懌說懌　孔氏穎達曰

此以下為第三節樂是喜樂之事喜樂從内而生和

諧性情故云所以脩内禮是恭敬之事正其容體在

表故云所以脩外樂雖由中從中而見外禮雖由外

從外而入中交閒錯雜於性情之中宣發形見於身

外内外有樂心說貌和故曰其成也懌内外有禮貌

恭心敬而温潤文章故曰恭敬而温文　方氏慤曰

先王教人以禮樂豈責以所無哉亦因所固有脩之俾勿壞而已兩相合謂之交兩相雜謂之錯溫則不暴文則不野　馬氏睎孟曰樂以脩内禮以脩外此教之始禮樂之分也禮不止脩内樂不止脩外此教之成禮樂之合也　真氏徳秀曰禮以起人之敬敬心生則慢心窒樂以感人之和和心生則戾心消薫陶徳性變化氣質莫妙於此至二者薫釀涵暢相與無間故其成也但見其恱懌而已恭敬溫文而已

史氏駉孫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故有分者禮樂之定體交錯發形者敎養之妙用　黄氏乾行曰樂雖脩内然心和者身亦和禮雖脩外然身敬者心亦敬蓋禮之和即為樂樂之節即為禮也此一節教以正道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

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大音泰少詩名反少行竝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示之爲之行其禮審喻之爲之說其義前後謂在學時出入謂燕居出入時以有四人維持之是以教喻而德成也慎其身者謹安護之記所云謂天子也語言也得

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位不如
且闕　熊氏安生曰大傅審慎其道行之於身以示
法此身教也少傅奉以觀其德行詳審言之使通曉
此言教也　孔氏穎達曰作記者更明師保之德喻
曉也保護也輔相也翼助也師教世子以所行之事
使曉喻於德義保慎世子之身輔相翼助使世子歸
於道也記曰者是古有此記至唯其人皆古記之語
語使能一句是作記者解之也四輔者尚書大傳云

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大國之君也 朱子曰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 陳氏祥道曰有師保矣又繼之曰設三公充其數則有傅也曰有疑丞矣又繼之曰設四輔充其數則有輔弼也曰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則師保在左右矣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則大傅少傅出入皆預矣出

入前後罔非正人則目不閲淫色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則所見者正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正道所以教喻而德成　眞氏德秀曰前言禮樂教世子之具此言師保教世子之人

通論郝氏敬曰此保傅即周官三公三孤而周禮惟大司徒之屬有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保氏掌諫王惡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而周官云惟其人不惟其官此云不必備惟其人可補周官之缺先

儒謂保傅為兼官無專職非也

餘論朱子曰漢初未見孔壁古文尚書周官一篇但見伏生牧誓立政篇司徒司馬司空遂以為三公不知諸侯止有此三卿惟天子有三公三孤六卿也牧誓立政所記在周初猶諸侯國制周官所記在成王時所以不同公孤以師道輔君後世但以公孤為加官贈職不復有師保之任矣

案師傅保之職有甚尊者如周成王時太公為大師

周公為太傅召公為大保此三公也有不甚尊如周禮大司徒之屬有師氏保氏此皆與王燕者也而子初生即擇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次為傅母為保母然則所以慎其身教之事而諭諸德歸諸道者自内至外自孩提至成立無地不有無人不然至年愈長位愈尊而師之傅之保之者任愈重爵亦愈貴至以臣妾億兆者當其為師則弗臣焉書曰能自得師者王此義明也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正義陸氏德明曰君子成德之名 劉氏敞曰言四輔三公之官各正厥職則國罔不治而君道成焉

彭氏康夫曰天子設四輔及三公以求助如此則教

世子何獨不然

存疑熊氏安生曰世子之名為君子者曰有和敬倫理之德也德既成則皇極建於上而臣下化之見世

子之君道必本於教以成德也　方氏慤曰君子有君國子民之道也　陳氏澔曰此德是指世子之德世子之德有成則教道尊嚴而無敢慢易者故凡居官守者皆以正自處官正而國治世子為君之位也

吳氏澄曰上既引古記之言此又引君子之言以足前義二德字其一衍受教者之德成則教者有功而道尊也

案上言諭諸德歸諸道惟大傅身有其德故能審其

道以示人而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是道之審由道之立必其人皆君子而後可曰德必師傅之德成而後其教尊必教尊而後無愧於師傅之官此四輔三公之所以不必備而惟其人也或謂君子謂人君之子或謂君子謂能君國子民皆非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于依注作过

正義鄭氏康成曰聞之者聞之於古也于讀為迂 孔疏于是語詞迂為迴遠故讀于為迂 孔氏穎達曰此以下是第四節劉氏彝曰以世子法教世子直道也今舉世子法於伯禽以教成王則曲矣蓋人臣殺身為國猶尚為之況不過迂曲其身之所行以成其君之德乎宜乎公優為之 陳氏祥道曰于曲也言非直躬者也先儒謂周公之道曲而當 方氏慤曰優言為之有餘而不迫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于猶廣也大也孔疏他人益君則勤苦周公益君則逸樂是於身有優饒於德又廣大也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使伯禽學此禮於成王側　孔氏穎達曰凡教世子之法必須對父成王既無父若以

成王為世子時則無為世子之處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伯禽與成王居令成王學之知父子君臣之義也　吳氏澄曰此引夫子之言以證上文所記之事

朱氏申曰知事父之道則知為父之道知事君之道則知為君之道知為下之道則知為上之道未有不能為人臣子以事人而能為君父以使人者也前言道此言義者道以理言義以事言

存疑鄭氏康成曰以為世子若為世子時也孔疏以實則不

為世子也　吳氏澄曰按此篇周公敎成王可謂曲盡但稽之事實武王崩成王幼管蔡流言殷人謀畔其時周公即出居東伯禽亦就封而征徐戎其後周公三年而歸即相成王東征安得有伯禽同學之事或武王在時周公使伯禽與成王同學令觀伯禽所學而效之記者誤傳為武王崩後事乎

案武王而在則直行世子法於成王耳安用迂曲而抗世子法於伯禽此必武王初崩周公即用此法太

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而周公身為太傅即使伯禽
君陳與呂伋王孫牟輩與成王遊處元年之冬周公
以流言辟居東都而太公召公固為師保伯禽輩日
在左右抗世子法原未變也明年秋感風雷變而公
還則成王已悔悟矣至五年遷奄而伯禽出封於魯
則成王德器已成吳氏所疑不為無見而於事實究
考之未悉也

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

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處君父之位覽海内之士而近不
能敎其子則其餘不足觀矣　陳氏澔曰能盡君父
之道以教其子然後可以保有天下之大不然則他
日之為子者不克負荷矣可不慎乎
案有有之也謂知其理而存於心也為世子者必心
有父之親乃能為人子必心有君之尊乃能為人臣
能為子臣然後可以為君父而兼天下而有之是養

世子不可不慎必使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

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長丁丈反學音敎

正義鄭氏康成曰物猶事也學之教之也司主也一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　孔氏穎達曰一物謂與國人齒讓之一事三善謂衆知父子衆知君臣衆知長幼設為不知禮者疑而發問知禮者曉其意而答之世子雖貴尚以君父在而居臣子之禮於是

國人皆知尊其君父也父子天性自然故云道君臣以義相合故云義長幼有等級上下故云節然茲讓惟在學受業時若朝會飲食則各以位之尊卑諸子職云辨其等正其位是也　徐氏師曾曰著者知之明父子長幼親屬易知君臣以義合故獨言著業詩書之屬司業即前所謂樂正授數也父師司成即前師保傳所以成世子之德者也元良即道德之謂以貞即國治之謂也

通論眞氏德秀曰天子之世子將為君者也而乃於公侯卿大夫士之子以齒為先後何哉君在故也父在故也長長故也身為世子而以親親尊尊長長之道為天下倡有不翕然觀效者哉秦漢以來禮樂既廢又無師保之教齒讓之禮世子生而狃於貴驕之習此篇雖存無復考而行之者此治之所以不古若與

案商書微子稱箕子為父師比干為少師則父師是

師傅之尊親而齒德兼優者或謂即君父非也

周公踐阼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題上事

存異陸氏佃曰此篇始曰周公相踐阼而治次曰周公攝政踐阼而治卒曰周公踐阼則周公踐位久愈益不疑案此亦仍孔疏成王年十二周公攝政年十五周公居攝之誤

案文王之為世子為第一章當以仲尼曰昔者周公以下為第二章承上成王幼而以仲尼言證之也凡

三王教世子以下為第三章因言周之教世子而廣及三王也凡學世子及學士為第四章因言教世子而竝及教士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十八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十九

文王世子第八之二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子愛之子讀慈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孔疏倅副也國子公卿大夫士之子皆副貳於父也為政於公族者　熊氏安生曰教之孝慈愛以明父子之義教之弟睦友

以明長幼之序　孔氏頴達曰此以下爲第三節明庶子正理族人之事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屬夏官司馬　胡氏銓曰正謂族之所取正　陳氏祥道曰言教世子而繼之以庶子正公族行法自貴者始也教之事上則以孝弟教之旁交則以睦友教之恤下則以子愛　徐氏師曾曰上言天子諸侯之世子教已備矣其餘若天子之子弟與異姓有功德者皆封爲諸侯諸侯之子弟有功德而爲本國卿大夫謂之

公族其子謂之國子亦將有分理之責故使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　董氏應暘曰此下數節之綱下乃詳正之之事

通論劉氏彝曰聖人將化天下治其國也正宗族以為之本將正其宗族也正身以為之本必擇賢才盛德之士以掌其政令則庶子之官非其人不可故庶子之政必以六德六行為本

存疑孔氏穎達曰諸侯謂之庶子執掌與諸子同

劉氏彝曰諸侯立官掌其宗族之政治曰諸子周禮未成之前尚仍文王舊法故曰庶子

粢庶子周禮作諸子蓋義同而音轉耳孔劉謂天子曰諸子諸侯曰庶子恐未必然左傳晉有公族餘子孔晁言公族掌公卿大夫之適子餘子掌適之次子及諸妾子他國亦不見此官是諸侯官不名庶子知庶子即諸子也燕義言古者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其文與諸子正同安見庶子為諸侯官乎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朝音潮　案下孔疏說此以齒下脫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凡十二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內朝路寢庭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孔疏周禮司士掌路寢門外之朝則知內朝是路寢庭朝也又司士掌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右南面大僕從者在路門左南面是在路門外知此外朝路門外之朝也此對路寢庭朝為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則又為內朝玉藻云朝於內朝辨色始入司士亦司馬之屬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孔疏皆司士職文孔氏穎

達曰此公族之等朝於内寢庭朝則西方東面北上皆以昭穆長幼為序父兄雖賤而在上子弟雖貴而處下若在路寢門外之朝與異姓同處其位次則以官之上下不復以年齒也其朝位天子之朝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士門西東面北上若諸侯之朝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門西東面北上與天子不同　方氏慤曰北上所尊在内也自三公而下皆在所司而以士名官者以小該

大如守廟祧而曰守祧典律同而曰典同也　馬氏睎孟曰內朝以齒情有所伸外朝以官義有所屈一伸一屈一伸皆先王治宗族之道　徐氏師曾曰自此至哭之凡九節而此一節則言朝禮也內朝異姓之臣不與故惟以昭穆為序外朝同異姓之臣皆在故惟以官之高下為序

通論陳氏祥道曰周官大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蓋天

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大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文王世子所謂内朝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内朝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内朝則更有外朝明矣諸侯正朝司士掌之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官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内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内朝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王

燕朝之位不可詳考文王世子言臣有貴者以齒諸侯然王亦宜然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治平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 孔疏周禮雞人屬宗伯羊人屬司馬犬人屬司寇五行傳云牛屬土雞屬木羊屬火犬屬

金豕屬水故知司空奉豕而周禮又言司馬羞馬牲案六牲馬當屬冢宰而於冢宰不言者以冢宰尊故空其文且以司馬主馬故使兼之此據諸侯三卿言之故不云難犬及馬

上嗣謂君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餕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餕也大夫之嗣無此禮避君也三命不踰惟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特為位不在父兄行列中

孔疏一命尚卑與鄉里長宿燕食則猶計年再命漸尊不復與鄉里計年惟官高在上但父族為重猶與

之計年三命大貴則不與父族計年若有燕會則別席獨坐在賓之東

孔氏穎達曰此論公族在宗廟之禮以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又以官之職掌各共其事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於鉶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嗣子盥入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答拜嗣子卒觶拜尸尸答拜所謂受爵必嗣子舉奠者將傳重累之也舉奠後嗣子盥酌入尸拜受嗣子答拜所謂獻也無算爵之後禮畢尸謖而出宗人遣嗣子及長兄弟

相對而餕所謂餕也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今先餕者以餕為重舉重者從後向先逆言之登謂登堂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餕時登堂獻與受爵亦登堂餕時雖有長兄弟以上嗣為主庶子治之應承前臣有貴者以齒之下簡脱在此　劉氏敞曰宗人諸侯掌禮之官天子則曰大宗伯案天子有大宗伯小宗伯諸侯止有小宗伯左傳亦謂之宗人都家以下有都宗人家宗人此舉下以該上也　方氏慤曰凡有族則有祀祀則有宗宗人典祀而屬禮官五禮以祀為

先也　陳氏祥道曰外朝主敬宗廟之中亦主敬故如外朝之位　陸氏佃曰内朝親親外朝貴貴宗廟兼之以爵以官貴貴也以上嗣親親也

案中庸言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鄭謂子孫有爵者列西階下與公侯伯子男序爵惟無爵者列東階下序齒如此則同姓半入異姓中殊非類族辨物之道且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若有爵入異姓中非尊之乃後之矣考周禮族葬之法以昭穆為序貴者居前

賤者居後則廟中其北上者以序昭穆自北而南而於一行中其西面者則以爵為次蓋論父子則貴不敵親論兄弟則親不敵貴故也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事謂死喪也其為君雖皆斬衰序之必以本親也主人主喪者次主人者主人恒在上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孔疏下齒謂居父兄下與父兄齒

孔氏穎達曰此明君喪而庶子官掌之之事案喪服臣為君雖皆斬衰其庶子列次之時則以其本服之精麤為序衰麤者在前衰精者在後精麤謂衰服縷布精麤也非但公喪如此雖於公族之內有死喪之事相為亦如之為死者服麤者居前服精者居後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仍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居喪主也　方氏慤曰送死足以當大事故謂之大事服輕則於喪者為疏服重則於喪者為親以精

麤為序也　徐氏師曾曰此一節言喪禮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正義鄭氏康成曰異姓為賓為同宗無相為賓客之道膳宰為主人君尊不獻酒也與父兄齒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親者稠疏者希　孔氏穎達曰此明公與族人燕食之禮庶子掌之也燕飲必立賓以行禮異姓為賓必對主人君尊不宜敵賓故使供膳之宰

以為主人使得抗禮酬酢公既不為主族人又不為賓故列位在父兄之坐上與族人相齒見親親也族食謂與族人燕食也族人既有親疏燕食亦隨世降殺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緦麻則一年一會食若與異姓燕飲則燕禮云宰夫為獻主　方氏慤曰燕必立賓以備酬酢之儀然謂之賓則尊而不親君於同姓固無賓之之禮故燕族之賓不以同姓而以異姓也

膳宰為主人即周官所謂獻主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故使膳宰為主人蓋膳宰以食飲養君之官使養君者養賓君之厚意也君與父兄齒以門內之治長幼之節不可廢也　陸氏佃曰燕以示慈惠饗以示恭儉食在二者之間　董氏應暘曰族人為賓則以客禮待之嫌於不親故以異姓為賓公為主人則與異姓抗禮又嫌於不尊故以膳宰為主人公與族人不在賓主之列　徐氏師曾曰此一節言燕禮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先王於同姓有時燕國語云時燕不淫是也有因祭而燕詩云備言燕私是也其禮之詳不可考要之服皮弁服即於路寢宰夫為主異姓為賓君與族人燕於堂后帥內宗之屬燕於房其物殽烝所以合食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疏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几席之位升降之儀脫屨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盡愛爵樂無算以盡歡大約與諸侯燕禮不

異諸侯燕族人與父兄齒雖王之尊亦不以至尊廢至親也鄭注特牲禮引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徹庶羞置西序下者將以燕飲歟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於堂内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於房是燕族之禮大夫士亦有之不特天子諸侯而已存異陸氏佃曰世降一等謂若於君在祖行即就父行父行就兄弟行兄弟行就子行

案祭畢則賔出而歸賔客之俎疑無異姓與燕而此曰以異姓為賔何也行葦詩祭畢燕父兄而曰序賔以賢序賔以不侮以膳宰為主人而詩曰曾孫惟主又何也葢天子燕不以公為賔而以諸侯為賔諸侯燕不以孤卿為賔而以大夫為賔皆閒一位以明嫌此但以異姓為賔見同姓為一體之意況助祭之賔皆出則此異姓乃姑姊妹女子子之夫所謂父之族四者非外諸侯之為賔者也大凡燕至旅酬後乃設

几乃用樂而此燕首章即云授几次章即云歌咢為娛老也射必勝者罰不勝者此但序賢序不侮不行罰爵蓋其射正以成禮即使老者觀之以娛老也射後三獻禮成而賓出矣故曰異姓至讓而止同姓則成之異姓出則無賓無賓則亦不用膳宰為主人而君自為主故曰曾孫惟主也當其時無算爵無算樂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故詩曰在宗載考考成也所謂同姓則成之也燕主於飲其禮文食主於飯其禮質

世降一等雖無明據而孔疏近之若如陸説視君行遞降一等是亂昭穆也若原如其昭穆之序又焉得為祖行就父行乎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宫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宫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宫下室禰乃里切音禰陳讀祧大音泰

正義鄭氏康成曰在軍謂從軍者出疆謂朝覲會同也孔疏以與在軍對故知非出軍正室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下宫

親廟也下室燕寢也或言室或言廟通異語孔疏皇氏云俗本無貴宮定本有貴宮上云大廟除大祖外惟高祖以下故曰下宮親廟　孔氏穎達曰此明庶子從公及公行留守之事無事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　陳氏澔曰禰當讀作祧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出行者也案鄭說在外親也殊有意義而陳說為確　公宮總言公之宗廟宮室也大廟大祖之廟諸父公之伯父叔父也宮以廟言室以居言總之皆公宮也貴宮尊廟貴室路寢下宮親廟下室燕寢也　徐氏師曾曰此一

節言在軍及君出朝覲會同之事

通論陳氏祥道曰古之教國子者以什伍之法行於道藝之間以羨卒之法行於游倅之列及其有事則用之故在軍則守公禰在國則守公宮先王於國子教之未嘗不用用之未嘗不教此所以無不成之材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公禰行主也行以遷主而言禰在外親也孔疏行主是遷主而呼為禰者見在國外依親親之辭也守貴宮貴室謂

守路寢　孔氏穎達曰上言貴宮貴室總據路寢此知下室是燕寢春秋立武宮明堂位武公之廟是室廟異語也

辨正吳氏澄曰諸侯之廟始祖稱大廟羣公稱宮則此貴宮乃謂羣公四親之廟若親廟外別有廟如魯仲子之宮則稱下宮也大廟貴宮下宮共為都宮室宮中之室也鄭以貴宮貴室總為路寢下宮為親廟下室為燕寢則貴宮室混為一下宮室分為二又親

廟貶稱下宮而但子孫守之路寢反稱貴宮而以諸
父守之是尊已而卑祖禰也方氏以貴宮貴室為昭
廟下宮下室為穆廟昭穆等耳可分貴下乎陸氏以
大廟若周公貴宮貴室若魯公下宮下室若羣公廟
似矣然魯公廟僭放文王世室他國無之也又四親
廟可貶為下乎胡氏以貴宮下宮人所居貴室下室
皆寢廟亦未是
案孔氏謂鄭解正室為適子不云世子則適子乃卿

大夫之適子此諸父子孫亦卿大夫之諸父子孫非君之諸父及諸子孫行如此則於正公族何與方氏謂必以其族而異姓不得與不以疏閒親則亦非也庶子所掌固以公族為重而卿大夫子皆為國子故曰率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從太子而撫軍則皆守於公禰從太子而監國則皆守於公宫正未可偏廢其一也張氏謂正室為嗣君孔氏謂正室為卿大夫之適子則可通蓋太

子監國必居適室而守太廟卿大夫之適子亦從太子以守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於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冠取並去聲相為之為去聲免音問賵音諷賻音附承鄭讀贈陳如字含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死必赴赴告於君也實四廟孫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為始封子也孔疏祖廟未毀謂同高祖若高祖以下惟

有四廟今云五廟故云容顯考為始封子弔謂六世以往孔疏從六世以至百世俱有弔禮免謂五世孔疏同高祖有緦麻之親五世親盡但袒免而已正正禮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公族吉凶必須相告之事賵賻承含庶子之官治之隨其親疏各有正禮　方氏慤曰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故云五廟之孫　陳氏祥道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雖不為庶人吉凶不必告義也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吉凶必赴恩也五世而親屬盡故為之免六世而親屬絕故但弔之宜弔不

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則緦麻而上宜服不服更可知也實於口者謂之含承於身者謂之承　徐氏師曾曰此一節言冠昏喪禮亦庶子治之大祖之廟雖不毀而子孫之岀於大祖者亦以五世親盡為斷存疑鄭氏康成曰承讀為贈聲之誤也　孔氏穎達曰車馬曰賵布帛曰賻珠玉曰含衣服曰襚緫謂之贈贈猶送也　吳氏澄曰士喪禮含賻賵贈四者各有其禮贈謂贈以幣帛在將葬時

棨五廟謂始祖及四親也大夫士不得祖諸侯則與君同始祖者皆以别子為祖而不得祖始祖矣然雖不敢以為祖而宗法未嘗不及之故曰宗其繼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惟不祖諸侯而祖别子故庶姓雖别而猶繫之以姓而弗别祖廟未毁冠取死喪皆告此言同四親廟者族之相為五世免而六世以外皆弔此言同始祖廟者鄭注未甚明如魯孟孫叔孫其别子之庶姓也同出自周公而姬姓則始

祖之正姓也　又案承謂䘳也䘳服皆以承身故謂之承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於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

服親哭之纎鄭讀殲剸之免反告依注讀鞠讞𤅊硯孽三音宥音又辟音闢為去聲　朱子曰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親哭之下脫于異姓之廟五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纎讀殲殲刺也剸割也宮割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告讀為鞠讀書用法曰鞠孔疏讀書讀囚人所犯罪狀之書用法謂用法律平斷其罪鞠盡也推審其罪令盡也漢書每云鞠獄是也宮割淫刑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宥寛也欲寛其罪出於刑也又復也對答也先者君每

言宥則答之以將更寛之至於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為君之恩無已也罪既正不可宥乃欲赦之重刑殺其類也反命曰已刑殺素服於凶事為吉於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孔疏凶事用布今乃用素是比於凶事為吉吉時皮弁服白布深衣素積裳以采為領緣今惟素服衣裳是比吉事為凶而不在五服之限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孔疏司服云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

為大夫士疑衰則諸侯為卿大夫錫衰士降一等宜緦衰但士有同異姓同姓緦衰故異姓之士疑衰也士喪禮注公弔士而錫衰者俊選之士於君有師友之恩也但言素服不言素冠故知亦皮弁譙周云素服著素冠非鄭義也　劉氏智曰諸侯於兄弟弔服加衰經此無服但素服不加衰經　孔氏穎達曰此論公族有死刑之事魯語云小刑用鑽鑿次刑用刀鋸蓋墨刑以鑽鑿刻其面宮臏劓刖則以刀鋸割其體也公曰宥之者以法商量更從其寛也三宥之後公又追止行刑殺之人欲更赦其死也素服衣裳皆素也不舉

餟食為之變也如其倫如其親疏倫輩之喪也不往弔故無弔服乃親自哭之於異姓之廟　方氏慤曰周禮甸師王之同姓有罪則使刑焉彼言天子故謂之師此言諸侯止謂之人而已亦告於甸人謂有司告之更制其刑也　陳氏祥道曰公之於族示之孝弟睦友子愛之道以教其善示之朝廟之禮以教其敬示之喪服之禮以教其哀示之燕食之禮以教其親示之宮室之守以教其忠示之赴告弔免以教其

睦教之已盡而猶犯焉則隨以刑可也而死罪磬於甸人刑罪告於甸人不忍與衆棄之也必於甸人者供宗廟祭薦之事不以親廢法不以私廢公然後宗廟可得而事也不以公盡法故無宮刑不以義掩恩故三宥而又追之至於無及然後素服不舉為之變　劉氏彝曰聖人於萬物莫不以道化遂其性成其形終其命而况於有服之親哉然而代天工立人道百王授受者禮樂刑政而已豈敢私其宗族哉

不幸而悖道者出於公族聖人猶有三宥之心而有司之正不可奪也於是素服不舉樂不御正寢不羞常膳哭之如其倫之喪責化之不迨於宗族也而無服者罪其忝祖而絶之也　胡氏銓曰有司又曰在辟示後世人臣執法宜堅其君用刑宜寛也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此也　葉氏時曰甸師掌供粢盛子孫所不忘也今也罪不可免而刑之甸師是猶得罪於祖宗而祖宗罪之也　徐

氏師曾曰此一節言刑也曰宥之赦之而喪之哭之皆義中之仁不服而哭於異姓之廟又仁中之義

餘論朱子曰刑於甸師特不以示衆耳刑固不可免也今之法乃殺人不死祖宗時宗室至少又聚於京師犯法極寡故立此法今散於四方萬里與常人無異乃縱之殺人是何法令不可不革

存疑孔氏穎達曰公族無宮刑但髡其髪　黄氏震曰三宥不對公又使人追而對以無及君出於東之

不忍而如此可也若立爲此法示欲宥之而不能是虛文相欺不可也且臣有罪而君必赦君有命而臣不受於理皆未安或後人傳古昔所聞有如此耳

案經言無宮刑則墨劓刖固有之矣後言不翦其類以墨劓刖猶可生育則當宮者權其輕重以此三者代之也孔謂但髠其髮不太輕乎　又案親親之道必自上始而禮言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以宗族之親非所施於上者讀此始知其說也蓋禮有實有

文不飲酒不食肉不內寢禮之實也衰麻之服禮之文也文可降而實不可降義可斷恩而仁終不可奪公族罪誅猶且為之變如其倫之喪況無罪乎則其所降所絕不過衰麻之文耳其實如期三不食大功再不食小功緦一不食期無席大功無牀三月不御於內皆未之有異也嗚呼豈不仁哉程子曰有罪者如其倫之喪無服則無罪者有服矣

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

以官體異姓也朝音潮

正義鄭氏康成曰內朝謂以宗族事會體猶連結也

孔氏穎達曰此以下覆明在上公族九條之義欲使親者在內故於內朝雖貴猶與賤者齒列明父子昭穆之本恩若外朝則主尊不得以私恩為異是欲與異姓相連結為一體此覆釋上三條 劉氏彝曰記者既載文王周公所行之法於前又釋其義於後以教後世之為國嗣者必聽於庶子之治不敢挾貴

而踰於禮不敢恃親而慢於德則文王之範不獨成其身又足以成其子孫於萬禩也

存異陸氏佃曰據此外朝公族蓋不與故周官內朝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外朝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是公族不與外朝也

案謂異姓之臣不得與於內朝則可謂同姓之臣不

得與於外朝則不可謂公族之無爵者不與於外朝
則可謂公族之有爵者亦不與外朝則不可如周初
周召畢榮皆公族也謂不與外朝可乎且周官所云
內朝正此篇所云外朝也王族明在路門外之右矣
若庫門外之朝則公族為公即齒於公為卿大夫即
齒於卿大夫故周禮外朝止有公孤侯伯卿大夫之
位無父兄子姓之位也
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

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上嗣祖之正統　孔氏穎達曰廟是先祖尊嚴之所所主在德不可私恩故列爵為位是崇有德也官由賢能而興故授事以表之是尊此賢也祭祀是尊嚴於祖適子先祖之正體故使受爵於尸及升餕尸餕是尊祖之道也此覆釋上第四條

方氏慤曰爵不踰德故曰崇德事辨賢否故曰尊賢

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紀猶事也　孔氏穎達曰不計爵之尊卑以服之本輕者居下本重者居前是不奪人本親之恩也此覆釋第五條　方氏慤曰喪在彼也而我以禮數紀之謂之喪紀　陳氏澔曰服之輕重本於族之親疏天屬不可奪也

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殺色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至尊不自異於親之列殺差也
孔氏穎達曰公所以降已尊而與族人燕會為列
是欲使孝弟之道通達於下也民有親屬者豈得相
背棄哉每世而降一等是親親之殺此覆釋第六條
方氏慤曰不敢以君之位加於父兄故以齒然親
親又不可無殺也故世降一等焉　陳氏澔曰親親
施於生者宜有降殺之等
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

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正義鄭氏康成曰行主君父之象正室守太廟不敢以庶守君所重也以貴守貴以賤守賤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　孔氏穎達曰載主將行示不自專是孝也使守而護之是愛也適子是宗之正大祖是廟之正賤者讓於貴者不相陵犯是讓道達也

此覆釋第七條　方氏慤曰事生之道不如事死之

為至居安之節不若居危之為難故為孝愛之深凡君之宗皆謂之宗室而正室又其正者也正室守太廟所以尊宗室而庶子與異姓莫敢介焉且不疑於無君故君臣之道著　陸氏佃曰貴室衛護蓋多下室衛護蓋寡故讓道達　陳氏澔曰孝愛施於死者宜有深遠之思君臣之道以輕重言讓道以貴賤言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

友之道也

正義孔氏穎達曰君不以貴仍統於親故必赴告既與君有親何得為庶人葢賤其無能也而君敬重弔臨賻賵不失是君親睦和友之道也此覆釋第八條

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

鄉音向

正義鄭氏康成曰鄉方言知所向

存疑孔氏穎達曰不在第九條下者第九是罪惡之

事此結邦國之功不宜與罪惡相連故於此結也

陸氏佃曰庶子以能使公族不犯刑為治故先結之

吳氏澄曰以刑殺其親非美事故離而言之

案此當在章末乃脱簡在此耳刑賞國之大事可謂刑非邦國之功乎且於此用刑之中皆忠厚惻怛之意安見不可相連耶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於異姓之

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絶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為遠並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犯猶干也術法也翦割截也　孔氏穎達曰國立有司以法齊治一切不可以私親而壞其正法故雖公族之親猶治之與百姓為一體也刑於甸師隱僻之處不與國人謀慮兄弟不弔無服哭於異姓之廟為其犯罪忝辱先祖合疏遠之然素服居外不聽樂以實是已親故私心喪之骨肉之親

原無斷絶之理也此覆釋第九條　方氏慤曰遠之公義也哀未忘則有私愛存焉夫有生所以傳類而宮刑則無生之道故無宮刑　李氏覯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有爵者犯之而不問是為君私其親為臣私其身也君私其親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是五刑特為民也賞則貴先得刑則賤獨當上不媿於下乎故必公之而不肆諸市朝而適甸師氏為其有恥毋使人見之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昕音欣王栢讀睎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昕早昧爽孔疏凡物以初為大末為小大昕以初明時非晨明也　擊鼓以召衆警猶起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者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反命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又之養老之

所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　孔氏穎達曰此論天子視學必遂養老及命諸侯羣吏養老之事天子視學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之時也初明擊鼓徵召學士警動衆人先至會聚之處然後天子始至也有司詩書禮樂之教官命有司行釋奠之常禮及終乃反命於天子　葉氏夢得曰典禮言秩典樂言節者書曰天秩有禮凡見於度數者皆出於天傳曰干戚揚樂之末節凡見於舞者皆存乎人

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天子視學有四養老一也簡不帥敎二也出征受成三也以訊馘告四也養老必於仲春季春仲秋有常時簡不帥敎出征獻馘三者無常時但其視學亦必養老　方氏慤曰未卜禘不視學蓋教養之久然後可以視之也先言視學後言適東序則知所謂學者辟雝也祀先聖先師釋奠先老有隆殺之别以其隆故曰視以其殺故曰適　劉氏彝

曰天子之元子諸侯之適子鄉遂之賢能皆在王之大學以修德習樂必釋奠以致其敬一為元子將承祖考之祭祀必明於禮樂也二為將傳道於聖師必先竭其恭敬也三為視學必養老學士合舞以成其禮也聖人之教先齊其家既正后妃之德於內又正元子之德於外是以天子之教以視學為先務焉

應氏鏞曰此東序未必自為一學即學宮之東序焉耳鄭氏以為自上庠而適東序夫東序在郊而東膠

在國若自郊反國則驅馳遠矣以此約度之則東序即在學中蓋地道尊右神祀當陰故宗廟之位皆以西為上竊意西者廟宮之所存所以尊先聖先師也東者黌舍之所寓所以處國子俊造也今學宮亦然故立學釋菜視學釋菜皆退儐於此而行一獻之禮視學卒事設位於此而退脩孝養之禮蓋以廟宮為尊故以黌舍為退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衆至然後天子至尊者體盤故也

鄭氏康成曰言始始立學也　孔氏穎達曰天子視學在虞庠中從虞庠入反於國明日乃之東序養老尋常視學則於東膠惟行養老禮始立學則視學畢適東序親釋奠於先世之老非始立學不釋奠先老　陸氏佃曰言先聖在後容有司卒事自先聖所反命也與天子出征造乎禰同義

辨正胡氏銓曰始初也之往也謂反命乃往養老之處鄭謂始立學非

衆至然後天子至尊卑之定體如此於朝於祭莫不皆然孔疏尊者體盤四字豈謂視學大典可先以宴安惰傲臨之朱子集傳以始之養也句為傳則此一節所謂慮之以大也養以教孝弟而孝弟之道先聖至先師遞傳之故將養老而祭先聖先師所以始其事者如此其大矣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更平聲

正義蔡氏邕曰三老三人明天地人之道五更五人明五倫之理以善道更迭而陳且使人更善改過也

鄭氏康成曰三老五更皆年老更事致仕者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羣老無數其禮亡今以鄉飲酒禮推之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　孔氏穎達曰天子視釋奠於先老畢遂親

設三老五更之席位

存疑鄭氏康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名以三五者取

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　杜氏預曰三老八十以上上中下三等

辨正陳氏祥道曰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必立三賔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非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永平中拜桓榮為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為三老此漢禮之失而鄭據此以為三代之制誤矣　馬氏睎孟曰三老五更不必數之三五也羣

老庶人之老也至庶人之老其禮宜殺焉

案三老固不止一人然亦不必定三人如三公之不必備也若如杜氏分為三等之說將五更分為五等而可乎　此一節所謂愛之以敬也養之所以愛之而席位必親設則致其敬也

適餕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適餕省醴親視其所有也發咏以樂納之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　孔氏穎達曰布席

既畢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并視養老之珍具畢出迎老更遂奏樂發其歌咏老更入即位西階下天子酌醴獻之以脩行孝養之道　陳氏祥道曰適饌省醴所以明其不敢慢也　胡氏銓曰尊老故用兩君敵禮入門而縣興

存疑鄭氏康成曰退脩之謂既迎而入

案獻必於堂上未有獻於階下者文義謂老更未入先適饌省醴珍羞皆具乃發咏以進老更老更既進

天子乃進此饌醴與珍獻畢而天子乃退特文省耳此一節所謂脩之以孝養也鄭以退修之為句非是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語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

孔氏穎達曰反謂反席德音謂清廟之詩致謂致極也言説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理會合清廟文王道德之音聲理之至極也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乃使工登堂上西階北面歌清廟之詩以樂之又下管閒歌合樂之後樂正告樂備作相為司正乃旅酬而語説君臣父子之善道以成就其升歌清廟之意也

案此一節所謂行之以禮也合語在正樂備之後而

屬之升歌者升歌清廟以示德故以合語德音之致

繫之下而管象以示事故以大合衆以事繫之非謂

合語在下管之前也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

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正義鄭氏康成曰衆謂所合學士也達有神明天授

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師樂爲

用前歌後舞上下之義由清廟與武也孔疏師樂二句今文泰誓

文

孔氏穎達曰笙入立堂下管中奏此象武之曲庭中舞此大武之舞　嚴氏粲曰古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凡以人歌皆曰升歌以管奏者皆曰下管周禮大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器書言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樂　陳氏祥道曰養老必歌清廟下管象者以文王善養老故也舞大武善繼志述事故也　方氏慤曰神之為道疑其難通故以達言之德

之在人患其不作故以興言之　馬氏晞孟曰神者藏於禮樂之中而不可知則下管象舞武以達之德者亦藏於人情之閒而不可見則下管象舞武以興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皆於堂下　孔氏穎達曰大武即象也詩維清奏象舞是武王作樂名象

辨正陳氏祥道曰維清奏象而言文王之典季札觀

象箾南籥言美哉猶有憾則象為文王樂明矣

槩養老之禮其事甚煩天子親執醤而饋執爵而酳

三公設几六卿正履祝鯁在前祝噎在後外饔酒正

犒人樂正笙師舞人各以其職來備此所謂大合衆

以事其懽忻鼓舞足以達於天地之神明興起衆人

之德性正與樂之示事同而同焉有事之中天子之

為君三公六卿之為貴與夫羣臣百執事之等未嘗

不正則上下之義行矣此所謂紀之以義也楊鳯閣

說合語之後天子南面老更北面以正君臣天子升自阼階老更降自西階以正貴賤則於本文增添而禮亦無據

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闋音闋

正義鄭氏康成曰闋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終此所告者謂無算樂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

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𩥇於邑是也孔疏孝經援神契文𩥇於邑謂希𩥇仰慕行之於邑也　孔氏穎達曰羣吏畿内鄉遂之官反養老幼於東序王所告諸侯之辭使之養老皆如王家東序之禮是終竟其仁心也　陳氏祥道曰前言養老不及幼及命諸侯羣吏則兼幼言之者耆老孤子先王未嘗不兼養然其所重特老者而已　王氏曰幼字衍文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

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兑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兑注作說同悅

正義鄭氏康成曰慮之以大謂先本於孝弟之道愛之以敬謂省其所以養老之具行之以禮謂親迎之如父兄脩之以孝養謂親獻之薦之紀之以義謂既歌而語之終之以仁謂命諸侯歸於國復自行之喻猶曉也言其為之本末露見盡可得而知也兑當作

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典常也念
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禮義之府也　孔氏穎達曰此
覆說上義一舉養老之事以示天下而衆皆知在上
之道德備具其備具者即慮之以大而下是也慮之
以大是慎其始終之以仁是慎其終　吳氏曰記事
道古人養老之事也慮謂圖謀之養老而教孝弟於
其始徵召學士使知之者廣博是不狹小也故曰慮
之以大老者君所法先聖先師又老者所法愛其道

則敬其人將養老而釋奠於先聖先師敬所本也故曰愛之以敬適養老之所首祀先老繼設席位二者之禮最先故曰行之以禮具味以致愛躬省以致敬發咏以悦耳獻醴以悦口如人子之養親故曰修之以孝養堂上堂下之樂相繼作使人知君臣父子之貴賤衆著於上下之義故曰紀之以義養老禮終又命諸侯羣吏各養老幼於其國以廣仁恩故曰終之以仁引說命者所記自教世子學士及養老皆學中之

禮也

案董文驥云周人養老兼饗食燕之禮一日而相因

天子袒而割牲蓋用饗禮之體薦以為折俎之實也

執醬而饋執爵而酳蓋因食禮之正飯加飯正饌庶

羞所謂設饌也酒正供酒無酌數蓋用燕禮一獻立

而舉旅行酬脱屨安坐而無算爵以醉為度共賓客

飲酒之外復先設醴齊所謂省醴也陳氏云設席位

非立飲則食當於西階下反升就席之後饋食以醬

食禮公親設醬也食畢以酒酳口食禮酳用漿而此用酒且酒與醬皆親執之蓋燕禮宰夫為主人此醬酒既親執則天子必自為主人優老也正饌之俎當兼三牲不必用狗伐木之詩有肥牡肥羜先儒謂天子燕禮本當不同於諸侯加饌之羞當無過三十豆而所謂珍具者如羅氏共鳩及内則八珍之類燕禮旅酬卿大夫而後升歌堂上笙閒堂下鄉飲酒禮則歌備而旅酬此亦登歌清廟下管象而後於旅也語

所謂惇史乞言也聲莫重於登歌堂上之歌必有琴瑟節之文不具也燕禮或升歌鹿鳴下管新宫遂合鄉樂舞勺陳氏云舞在諸樂之後所謂冕而就舞位朱干玉戚舞大武蓋舞莫重於武宿夜也注謂以樂侑食天子諸侯每飯有侑食之樂而他食禮則無樂然樂師饗食奏鼓鐘鐘師饗食奏燕樂籥師賓客饗食鼓羽籥之舞陳氏謂食亦有樂則此割牲饋食時豈先有樂舞以侑食而旅酬無算爵之後又樂舞無

算以侑酒猶納賔用樂而旅復用樂與象舞執籥以舞不在六樂之列習之成童用之祈禱此但以管奏其詩非舞其籥也管并兩竹笙巢於匏管重於笙大射祭享用之燕不當用而此用之優老也賔入門奏咏而奏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兩君相見不歌文王而歌清廟為二王後諸侯之長今俱用之優老也舞者動其容而曲隨之堂下舞六代之舞則堂上亦歌賚桓勺之詩為樂歌以節之也禮既兼用饗食燕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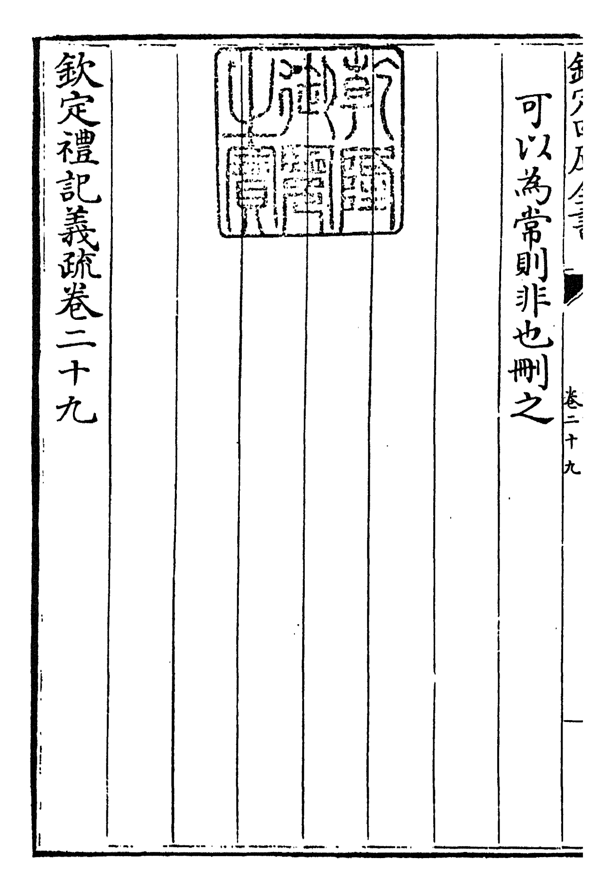
饗有酬幣食有侑幣燕有好貨則亦有酬幣禮文不
具也禮文散見於王制文王世子樂記祭義內則但
各舉綱目不能貫串始末故集其略如此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
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
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
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
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

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上時掌反齊側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夕朝而朝暮而夕也日中又朝文王之為世子非禮之制世子之禮亡言此存其記色憂憂淺也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履羞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也親猶自也養疾者齊玄玄冠玄端也敬視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也親嘗試毒味也善謂

多於前不能飽又不及武王一飯再飯也復初復常所服　孔氏穎達曰此第五節文王之為世子是聖人之法故又記尋常世子之禮　方氏慤曰文武所為聖人之行也世子之記中人之行而已聖人之制行不制以已故錄世子之記於篇末使後人可跂而及也

案朱子移此節冠之篇首孔氏謂此為世子常禮而文武之聖有加焉是已但謂文武所行是聖人法不



可以為常則非也删之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十九